



相信因果業力

宗薩欽哲仁波切

時間：2014年3月28日

地點：新加坡國立大學

翻譯：西遊譯文

如果直奔主題，我們好像應該談論「業」，因為講座的題目是《相信因果業力》。這有點諷刺，因為業大概是最難以讓人信賴的事情了。然而，我們也必須學會信任這種不可信之事。

各位一定聽過這個謎題：先有雞還是先有蛋？這個謎題大概是對於「業」最生動的描繪。業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主題。在我對佛教哲學和形而上學的數年研習中，我必須說，「業」這個課題是最困難的。而它之所以困難，有其理由。因為可以說，人類的方法或工具用不了多久就會黔驢技窮——我們生活在某個特定範疇內，說著某種特定語言，使用的是一種非常局限的特定邏輯和測量工具，而這完全不足以估量超乎我們概念意想範疇的事物。

在此也一樣，只要我們一談到「超乎概念意想」，我們所謂客觀的心，馬上就會得出一個結論，認為我們在談某種神秘、帶有神話色彩的事物，或者是某種非常超自然的事物。但其實「業」毫不神秘，而且是明擺著非常簡單的。

今晚的講座，我想要以討論和分析的方式來進行探討。各位如果願意，也可以提問或進行辯論。因為唯有通過這樣的方式，唯有通過這些工具，我們才可能對「業」獲得些許認知。

很不幸地，人們已經過於濫用「業」這個詞；現在「業」是一個被嚴重染污的詞語。身為佛教徒，每當人們談論因果，每當人們使用「業」這個字的時候，我就感到渾身不自在。



「業」還有著因為不同哲學體系而帶來的複雜性——有耆那教、印度教，當然還有佛教；然後似乎還有對「業」的現代式解讀，就是一種大雜燴型式的解讀。

儘管如此，現在「業」已進入英語詞典，在某些地區甚至已經儼然成爲一個英文用語。

總之，身爲佛教徒，今晚我將試圖解釋佛教對「業」的看法，尤其是從大乘佛教的觀點來講解「業」。我只能盡力而爲。

當我們談「業」的時候，乍看之下，我們在談「因」，我們在談「果」，但我們也在談論一個行爲。因爲一談到因、果的時候，自然就有一個行爲，有著一個動作，所以我們也在談論動作。當我們談動作的時候，就必須談論時間。而談論時間的時候，就必須談論空間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因果並非：「作惡即下地獄，行善便上天堂。」如果真正想要更加深入探討業的哲理，就不像剛才那個說法那麼簡單。

而因、果、行爲、動作、時間、空間等一切，全都是含糊不明確的！科學家可以永無止盡地討論時空，但他們永遠是在談論某種含糊不清的事物。其實很多佛教學者會說，我們所說的一切、所有的言語，都是含糊不清的。我們說：「你看起來很美。」但這是非常含糊的話，這話意義不大。我們使用的每個詞語，都很含糊曖昧，完全不具精確性。「這是藍色，這是白色。」聽起來精確，但我們說的藍色究竟是指什麼？什麼才是真正、究竟的藍色？

言語只能含糊地概述事物，而我們這樣就滿足了。正如偉大的藏族學者根敦群培所說，我們有四、五個元音，而貓可能只有一兩個元音，但單憑這兩個有限的元音，它們就能湊合著過日子，它們能有完整的對話。貓能這麼做，實在很不可思議。我們有四個，或許五個元音，却仍然無法描述某些我們想要描述的事物。歌手、情侶、哲學家都嘗試過。尤其越深層次、越是內在的東西，就越是複雜，越是難以描述。

總之，大家必須幫助我不跑題。大家知道我經常東扯西談的，所以如果講座變得有點令人困惑，請各位務必告訴我要回到正題。



我們剛才在講時間。我們說的時間是什麼意思？什麼是時間？

我確定在座許多對佛教略有研習的人，會知道時間是相對真理（世俗諦）。我總是有點自豪地說，太不公平了，西方世界竟然將時間是相對真理的這個發現，歸功於愛因斯坦。比愛因斯坦早 2500 年前，佛就已經發現時間是相對真理了，所以這功勞應該是佛陀的。

所以，如果時間是相對的，「相對」是什麼？這是你們必須思考的。「相對」意味著不是絕對，是可變的，是權宜的，是主觀的。

但不管怎樣，我們談論「業」的時候，就是在談因，就是在談果，就是在談行爲。而談到那些的時候，就必須談論時間——我之所以略微強調時間，是因為這是佛教較為獨有的觀點。

當我們談到「業」的時候，就會談到轉世。而我知道，轉世這個主題，是很多人不想要去談的。應該說，甚至在佛教徒當中，都有很多的佛教學者，甚至修行人，他們寧願避而不談轉世。

我能理解，因為藏族認證轉世這件事有點幫了倒忙，因為有那些貌似暗藏貓膩的事情，還有雙重轉世、三重轉世等等，以及隨之而來的各種腐敗。

但轉世是必要的。談到「業」的時候，我們就必須談轉世。而那又是一個非常大的議題。

當我們談論業，我們談論因果的時候，無法忽視的一大內容就是：我們必須談論主體——即感知者、認知這些的人、能知者、受用者、產生作用者；可以說，就是經歷這些，積聚這些因和經驗果的某個人。所以我們現在在談的是一種認知。若無認知或能知者，就沒有業。於是，我們自然會談到心。所以當我們談到業的時候，就談到了心。而當我們談到心、因、果之時，不可避免地，就必須談論善惡，這就更複雜了。



善與惡——這要如何衡量？你怎麼知道某件事是惡？你怎麼知道某件事是善？當然，一般我們會說殺人是惡業，給很需要茶的人一杯茶是善業，諸如此類的，但那不過是簡單的一概而論。追根究底地探討何為善惡，如何定義什麼是善什麼是惡，那也是研究「業」的一部分。

所以，如果我們談論心、因、果、善惡，那麼自然地，身為人類，我們便是在談論善緣和惡緣，或樂境和苦境。這對佛教徒而言相當重要，因為佛教徒，尤其在大乘佛教中，我們不談論一個外在的、本具的地獄道和天堂。我們不相信有地獄，也不相信有天堂，但我們相信有極樂的體驗，我們也相信有痛苦的體驗——當然這是在相對層面而言，這些可被假名安立為天道的體驗、地獄的體驗。

但在開始講述這些之前，我想先指出這一點：如果你問「佛教徒應該做些什麼？佛教徒的職責是什麼？佛教徒的職責是避免惡業、施行善業嗎？那是佛教追隨者的職責嗎？」絕對不是！

你必須把這點寫下來：絕對不是如此。身為佛教徒，當然你不應該做壞事，但是避惡行善並非你的究竟目標或究竟修行。

那麼目標應該是什麼呢？身為佛教徒，你的目標是善業與惡業都要超越。這是印度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，月稱大師所說的話：「愚者作惡下地獄，愚者行善上天堂；唯有智者超越善惡而獲得解脫。」我想要先告訴各位這些。

我們談到因、果、行為、能知者之後，接著我們談到善與惡，談到苦與樂的體驗，於是不可避免地，我們就必須談論倫理道德。這就是為何我們經常在日常對話中聽到：「身為佛教徒，你不應這麼做，這是惡業。」「你不應油煎某人的腿，那是惡業！」諸如此類的話。所以，存在著某種道德觀——你不該這麼做、你應該那麼做；你應該只吃草葉，因為那不會傷害眾生。於是我們會談到道德。不過在座有些人可能已經猜到：在佛教中，道德是次要的，智慧才是首要的。道德是方法，而智慧才是目的。

大家知道，身為人類，我們畏懼死亡，通常是如此。但身為佛教徒，我們還應該害怕出生。死亡和出生，同樣都會帶來麻煩，都是同等的負擔！



以上只是非常簡短的概述。任何時候各位想提問，請儘管舉手，我會盡力回答。不過，先讓我給各位舉個例子，例如打撲克牌。

我們已經談到了宿命論，亦即命中注定論，就是相信事情是預先決定好的。對此，一個人能提的問題有很多，像是「自由意志」之類的問題。假設有一名強姦犯強姦了某人，那麼問題是：該強姦犯有自由意志嗎？還是你們佛教徒會說，是因為他過去的業行和業果，所以他「必須」強姦？就像 11 點之後，無論如何，就必定是 12 點了。所以我們談論業，我們談論因、緣、果，那麼強姦犯呢？他有自由意志嗎？抑或他是受到自己的業力所迫？此外，受害者是否應該努力尋求正義，嘗試糾正問題？還是受害者只應將此歸咎於自己，認為說：「我現在會被強姦，這是我的宿業使然，僅此而已。」所以一個人可以問這類的問題。

還有許多其他問題，譬如，「什麼是可轉讓的業？」像是，「請祝我好運，你能為我祈禱嗎？」「你能否在新加坡的那一邊放生一些魚，以便這邊的新加坡人獲得加持？」這種可轉讓的業果又是什麼？會有這類的問題。

而且，「業」讓人覺得非常難以理解的另一個原因在於，業報往往不一定會馬上現前。佛陀自己曾說，如同小鳥一般——鳥兒飛入天空深處之時，便無影無踪，但鳥兒遲早得下來，因為鳥兒不可能一直飛翔，必須有飛下來的時候，而當鳥飛下來時，就會有影子。所以會有那種「隱性的業」——我並不想使用這個詞，因為這些詞彙都被濫用了。但無論如何，會有那樣的事情。而那又進而引發了許多疑問。因為會有那些做盡各種壞事的壞蛋，他們却活得最久，似乎沒太多健康問題，無論去哪都很成功，那又是怎麼回事？而那些做好事的善心人士們，却總是碰到各種問題——他們抑鬱，他們生病，他們不成功，他們默默無聞，被所有人厭煩，諸如此類的。這是值得思考的事情。

總之，我想在西方，「業」是相當新的概念。這個概念現在已經傳到西方，而且如我先前所說，正成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，但卻是以非常奇怪的形式受到西方文化納入。身為佛教徒，有時我會謹慎待之。



西方人，尤其是西方學者們，他們熱愛佛教的概念；例如空性等觀念，非常受到他們的喜愛和推崇。如今在西方，尤其在科學界，佛教哲學是最受研究、檢視，最被欣賞的領域之一。

按照他們自己的論據，現在西方人，尤其是科學界，應該會欣賞這因果的遊戲，不是嗎？因為身為科學家，你不相信會無端端地冒出一個全能的造物主，宛如有某個真實存在的贊助者會降臨並贊助一切——科學家不相信，佛教徒也不相信。所以從許多方面來說，科學家確實欣賞因緣果的理論。

所以空性是廣受西方人的賞識；而在一定程度上，他們也接受佛教教導的因緣、果這個觀念。然而，更加深入審視的時候，我不確定西方對於最深層次的業會抱持多大的欣賞。這有點滑稽，因為其實業與空性是不分離的。由於缺乏更好的例子，只能說，業與空性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。這實在是個很糟的例子，實際上它們是一體的。

正因如此，如同我在一開始就說的，業是最難教導或學習的內容，極其困難。原因在於，它承諾了某種工具，它具有某種定律，它有特定的遊戲規則，但過沒多久，這遊戲規則便無法將遊戲玩完，因為有個非常重要的問題：第一個因是什麼？第一個因是誰？佛教徒相信有第一因的存在嗎？不相信。佛教徒沒有創世紀（起源）的概念。

我給大家舉玩牌作為例子。我不太擅長玩牌，所以不知道這個例子舉得對不對。當你玩牌的時候，你會發牌，對吧？你發牌給不同的玩家。在一定程度上，你可以掌控怎麼處理自己手中的牌。除此之外，別的都不是你能控制的。那麼佛教徒在這裡試圖做些什麼呢？佛教徒試圖盡量不發牌；如果有人要發牌給你，則學會拒絕。這樣你甚至不必玩這個遊戲。那樣的控制，據信是我們應該擁有的。但我們的現況是，手裡已有上千張牌了，所以並不那麼容易。

這裡也一樣，我必須做更仔細地說明。如果有人發牌，你還是可以接受那張牌，不過要帶著覺知和悲心去拿牌。這麼一來，你就不會受縛於這場遊戲。若不受縛於遊戲，你便安然無事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業就毫無力量。



但對我們來說，在玩遊戲的時候，開始可能是個遊戲，然而你會逐漸陷入其中，永無止盡，沒完沒了，月復一月，年復一年。而這會發展成習氣，基本上就是上癮了。

業非常令人上癮，非常令人沉迷其中。我說的是各式各樣、無限數量的癮，而不是烟癮、酒癮之類幼兒園級別的癮。有極為眾多不可思議的癮。其中一些癮可能看似無辜，例如對日本文具的癮，但可能正是這個貌似無辜的癮，引你陷入真正的、更嚴峻的問題——我們永遠不得而知。因為因、緣、果的作用，記得嗎？

這個課題非常龐大，所以請提一些問題，這樣我才知道我們是否有在交流。

問：仁波切，您談到轉世。我對您未來的轉世很好奇，您能多說一些嗎？

仁波切：關於這一點，我會講一下。我想我必須做些辯解。讓我從非常簡單的事情講起，但這也可能有點像謎題一般。你相信時間嗎？像是如果我說：「我們待會兒見。」你會說「好」還是「不，我很忙」？你會做出其中一種回答嗎？

學生：和您見面，我隨時都願意。相對上和究竟上都是如此。

仁波切：好，所以這代表，其實你相信有某種你能够安排行程的時間，所以你是相信時間的。因此我試圖做的回答是：如果你相信時間，那麼你就沒有理由不能安立有轉世的這個邏輯。就這麼簡單。

讓我對此稍作解釋。沒有任何佛教經典說過，在究竟層面上有轉世存在。如果你讀《心經》——那是大乘佛教最重要的誦文之一，是最重要的文獻之一。別提轉世了，《心經》中宣說，就連證悟這個概念也只是個幻相。所以轉世當然是最為粗重的幻相。

但我們談的是相對層面。而在相對層面上，轉世是存在的，就如同有個頭存在你脖子上一樣。就是這麼簡單。



不過也許這裡有著翻譯上的問題；英文的 *reincarnation*（轉世）一詞可能並不到位。藏語裡，這個詞是「揚希」。「揚」意指「再次」；「希」指的可以是「可能」、「存有」，或是有點類似「活著」的意思。「希」字的意義龐大，但讓我們暫且說是「存有」。所以，「揚希」意指「持續的存有」。

所以如果我們用這個含義來解釋轉世，那麼可以說：昨天的你和今天的你，是既非相同，亦非相異。不可能相同——因為如果你說它們是兩個獨立的存在，那麼你昨天所做的一切就不會對今天產生任何影響了，不是嗎？而如果你說它們完全相同，那你就永遠不可能進步，而且一切都不會改變，你不會變老。所以是既非相同，亦非相異。

那麼到底是什麼？是一種延續。所以我們在談相對的時間。以這種方式，你從昨天轉世到了今天，從前一刻到了這一刻，從這一刻到下一刻。

關於下一世的概念，在下面這種時候會變得非常複雜。我們說：「現在我們身爲人類，都是這樣走路。」而當佛教徒說：「不過要知道，你可能會轉生爲蝴蝶，飛到這面牆上，向下俯瞰。」這時事情就變複雜了，對吧？於是我們會想：「這怎麼可能？」

所以你提這個問題其實很好，因為我原本就打算談這個。

好，回到業。當我們談業的時候，總是會談及心；要談論業，就不能不談心。事實上，若是不談論心，就無法談論佛教的任何東西。心是根本。所以在談業的時候，我們也在談心，我們也談論善惡，談論後果。當我們談論心，以及因、果、動作的時候，我們就會談到習氣，亦即串習。當我們談論串習的時候，就會談到性格、特性。同樣地，當我們談論因、果、動作等等的時候，我們也在談感知或看法。



這裡，說到感知的時候，我們佛教徒相信有數百萬種不同的感知。這是可以實際明顯體驗到的。例如，你我對這朵花的感知，截然不同。可能你不喜歡這種顏色；可能在座有些人看著這朵花會覺得非常浪漫；可能在座有些人會感到厭惡，因為 20 年前看到類似東西時，正有著奇怪的經歷。諸如此類的，取決於不同的因緣，於是這朵花能引生不同的感知，因此存在著數百萬種的不同感知。

當我們談論這些感知時，為了方便溝通，於是我們會談六大類的不同感知。這些感知被分類為：地獄感知，餓鬼感知，畜生感知，阿修羅感知，天道的感知，以及人類的感知。這是非常粗略的概括而言。

所以，取決於因、緣，而有不同的感知。正如我談論的那朵花，可能就在十天前你失戀了，因為你的戀人過去常常給你這種花，所以甚至看到這朵花都會令你感到極度空虛、生活毫無意義；而對於非常死忠的佛教徒來說，他們非常熱愛供佛，於是對他們來說，這朵花是一個供品。所以，由不同的因緣，會造成不同的感知。

你可能積聚了某些因緣——我們在談的是巨大的因緣——於是讓你長出小小的翅膀，成了蝴蝶，然後你會開始有蝴蝶般的行爲，像蝴蝶一樣思考。那時對你來說，這甚至不是朵花，這會變成別的東西。

感知的世界就是如此。現在，把這和我們的講題《相信因果業力》結合起來，可以說：如果因緣具足，並且如果沒有障礙，如果你在花園某處播下這朵蘭花的種子，加上各種外緣具足，像是氣候合適，有肥料、籬笆，當然還有你在那裡——你本人就是個重大的因——並且沒有諸如山羊踩踏或來一場大電暴之類的障礙，那麼即使你希望不要有蘭花，你的願望也絕對不會實現。不幸地，花會成長，與你的願望背道而馳地迅速成長。在你實在不想要蘭花的那一天，它就會開花。所以，這就是為何我們不得不「相信因果業力」！



問：仁波切，我實在非常喜歡您那個玩牌的譬喻，我想請您做些說明。您說我們發牌，並且在一定程度上，我們能掌控手中的牌。那是唯一我們能掌控的，因為我們不知牌裡有什麼。然後您說「佛教徒努力不發牌」，那是什麼意思？

仁波切：首先，非常簡單地講，就是完全不去玩這個遊戲。你玩這個遊戲的唯一原因，是出於悲心和正知。就有點像是身為母親，你會積極地和孩子一起建沙堡，同時你又完全知道，這沙堡不是真的，然後到了晚上，你便說：「我們回家吧。」無論這個沙堡多美，你都對這個巨大的沙堡不執著。但白天你會玩這遊戲，因為你需要娛樂，需要吸引這孩子、教育這孩子，因為各種其他原因的緣故。而悲心和正知是讓你去玩這個遊戲的唯一理由；除此之外，你發願並且努力，讓自己永遠都不玩這個遊戲。那就是我的意思。我引用了月稱大師的話，記得嗎？「愚者作惡就會下地獄」等等。

問：剛才您談到轉世，並且提到了創世紀。我只是好奇，因為根據《僧伽陀經》，數劫之後，各個剎土會得到淨化，然後會有新的剎土開始住世，這循環一直持續著。那麼，第一個剎土是如何開始的？或者到底有沒有一個開始可言？因為，至少我們和那些信仰基督教或神創論的人交談時，他們會說：「神說要有光，然後這世界就產生了。」而他們會質問我們：「你們的世界從哪開始？總得從某處開始啊！」

仁波切：對佛教徒而言，「開始」一詞是非常隨意虛設的，只不過是為了方便交談，其實佛教徒並不相信有個開始。只是為了方便而已，幾乎像是 7-11 便利商店一樣。為了方便，於是佛教徒相信有當下這一刻。不管你去哪個內觀課程或禪修中心，他們總是說：「要活在當下！」「要安住於此時此刻。」「喝你的咖啡，就只是享受它。」諸如此類的。但這僅是為了方便交流，他們並不相信那些。

因為一旦你真的對「開始」小題大做，基本上你就是在說，時間不是相對的，你就是開始相信有究竟的時間、有最初的某某事物，這時你的時間就不相對了。但時間是相對的。記得嗎？時間是相對的。



好，爲了方便，所以我會回答你。

你的問題是：這些佛土都會顯現，而這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呢？正是此時此刻發生的。我們一邊講話，它就一邊在建造——正在粉刷、裝潢，正在打理花園，正在澆水，植物在生長，天鵝在游泳，菩薩們跑上跑下的……現在我們說話的時候，這一切正在發生。

問：您好，仁波切。我想進一步瞭解您先前說的內容。您說，有時也可以這樣討論因果：我們是否有自由意志來決定因？還有我們自身就是外緣中的其中一個因。那麼我們到底是否有自由意志？如您之前提到播下花種的例子，我們是否具有自由意志能在一開始時就決定自己要播種？還是說，努力獲得自由意志就是佛教徒的究竟目標？

仁波切：這是個非常大的議題，因爲現在我們談到了一個所謂「我」的概念。我們必須另外找出像這樣的兩三個小時，才能好好討論。但讓我這麼告訴你，首先我會說，在某種程度上，自由意志以及宿命論，這兩者都是被接受的。如同玩牌，記得嗎？早先你有不玩牌的選擇，但你沒做那個選擇，你選擇要玩牌，因此現在有人發牌給你，你就和手中的三張牌困在一起，於是你必須就此放手一搏。你有自由意志，可以任意處理自己拿到的牌，你能隨心所欲地打自己手中的牌；但是除此之外，你沒有自由意志可言。所以自由意志與宿命論，兩者皆正確。那是我首先要告訴你的。

但就究竟層面而言，這裡就是應該介紹佛教的無我觀念之處。因爲談自由意志或宿命論的時候，我們自然就會談到「我」——意志的擁有者。那又是誰呢？就是在這裡，佛教徒會解構有關「我」的整個觀念或想法。所以你不但沒有「自由」，也沒有「意志」。當你既沒有「自由」也沒有「意志」的時候，你就終於解脫了。

不過這只是對此問題非常大致的回答。



問：晚上好，仁波切。我很喜歡您關於玩牌和發牌、不發牌的譬喻。您還說，身為孩子的時候，沙堡非常重要；身為母親時，則會明白它只是個暫時的消遣，所以會對實際情況具有悲心和正知；而通過獲得那悲心和正知，一個人就可以從痛苦中解脫。那苦是來自於對沙堡結局是否成功的執著。但在那過程中，當你是孩子的時候，你不具有那種正知與悲心，那麼要如何退出或脫離這個狀況並獲得更多的覺知呢？因為似乎只有當過孩子之後，才會獲得經驗而成為父母。所以您有什麼建議，讓我們得以從中脫離？

仁波切：這也是個非常好的問題。我們應該從這兩個問題開始講起的。

因為我們現在談到了佛教徒說的「福德」——這又是一個被濫用的詞彙；我不想使用，但我們別無選擇。

佛教徒會談論「福德」。所以，在一些佛教國家，你可能會看到佛的圖像，或你可能看到象徵佛的標誌，或是象徵悲心、慈心、明覺的圖標。這些描繪或雕刻是爲了「播種」——這是佛教徒的用語——播下那覺心的種子。

像是我有一位老師經常這麼做：每當有牛走過的時候，他總會非常大聲地念誦「頂禮寶髻如來！」這是佛的名號。寶髻如來是非常重要的佛。這尊佛的主要心願就是當祂還是菩薩的時候，發願說：甚至只是聽聞其名號，一切眾生，尤其是畜生道的旁生，都將與祂結緣。所以修行者和其追隨者會經常這麼對動物念誦。很多時候，不只是牛，甚至對人類，他們也會念誦。

有一次我問這位上師：「爲何對人類也念誦？我以為這菩薩只度畜生的。」他回答說：「當然菩薩不是只幫助畜生的。不過，很多人類基本上是畜生，在這個時代，尤其如此。」

我要說的是，儘管這聽起來很有宗教意味，但實際上如果你更深入地研究佛學，就會明白：爲了喚起那樣的福德，就必須具有佛的悲心。



以上是非常籠統的回答。但有個東西非常重要，是你應該聽聞的，稱作「如來藏」。在佛教，尤其在大乘佛教中，相信每一位眾生都具有獲得那種明覺的潛能。那是你已經擁有的，你需要做的就只是發掘它。所以真正的福德，可以說是本俱的。

問：關於您說的「活在當下」這個觀念，我是個在家居士，會花很多時間擔憂明天，甚至擔憂十年、二十年以後的事情。所以這個活在當下的觀念，是爲了讓自己知足的一種方便嗎？還是說，活在當下是以一種拒絕思考未來的駝鳥心態在生活？

仁波切：這實在取決於你的目標，要看你的目標是什麼。你如何定義滿足、成功和目標，極大程度上是視這些而定。因爲如果你的目標是要在華爾街或烏節路之類的地方獲得成功，那麼我可以告訴你，安住當下是最浪費時間、最無用的事。

當然，現在度假村都在教人禪修，但那些禪修只是度假村式的禪修，基本上是爲了讓人在星期一來臨時更有活力，他們才能一如既往地窮凶惡極，甚至對自己和他人更加凶狠和具破壞性。

但如果你的目標有別於此，那就不同了。這真的取決於你的目標爲何。不過，這是很有價值的問題。

很多非常有野心的父母都會試圖保護自己的孩子，不讓孩子去各種寺廟或禪修中心，他們對這個安住當下會非常擔憂，覺得「實在是浪費時間，什麼也不做！」確實如此，真的是什麼也不做，連卡路里都沒有燃燒，就只是坐著。

問：您說佛教徒一出生的時候，就已經在玩牌……

仁波切：佛教徒？不只佛教徒，所有人都是如此。



問：那麼您真的相信，有所謂的淨除宿業嗎？如果您相信，那我們該如何做？因為我們已經有這麼多過去世了。

仁波切：這很簡單。如果你相信死亡，那你就必須相信遊戲的結束。其實，我們之所以相信淨化，正是因為它是人為建構出來的。這也是基督徒和佛教徒或許看法不同的地方——這是差異巨大的地方。佛也這麼說過：「你是自己的主人，沒有別人是你的主人。」只有你能進行淨化，只有你能解脫自己。

問：那是否可以這麼說：如果我不相信業，並且不相信福德、不相信迴向，生活就會比較容易——就解脫而言，會比較容易？

仁波切：如果你是徹底不相信，那麼答案是「是的」。但我認為，你連一點點的徹底不相信能力都沒有，因為只要有粒粉刺在某處冒出，你就會衝去藥房，試圖消滅它。所以，很難做到不相信。

這就是我們的上師經常說的：其實最容易做的，就是什麼都不相信。那本是最容易的，但現在却不可能了。因為我們已經相信幾件事情了，而這正是問題所在。所以還不如徹底、完全地相信。

無論如何，我們人類唯一懂得如何做的，就是相信。不論你是科學家、哲學家，還是政治家，信念是我們唯一擁有的東西。除此之外，我們還擁有什麼？什麼都沒有！正是信念造就了文化、傳統、數學，造就了一切！這世上唯有信念一物。

必定有一個原因，令你堅決不相信。而你正相信著那個令你不信的原因，那也是一種信念。

問：那我們能否說，相信空性也是一種信念？



仁波切：很久以前龍樹就這麼說過了。實際上，佛陀自己也親口說過：「如果你有如山一般的自我，那沒關係。」當然這非常不好，自我是不好的，但佛說這還行，「因為相較於對空性有著芝麻大小的信執，信執空性可是糟糕多了。」

學生：我不知道其他人如何，但我絕對是被弄糊塗了。看來今天很多人都很困惑。

仁波切：沒關係。因為其實困惑就像是業的色彩和光輝。

問：仁波切，您說會談談強姦犯及其相關的事。如果一個強姦犯侵犯某人，他是否有自由意志，或這是他的業？

仁波切：這我們已經略微談過了。某種程度上，自由意志和宿命論都被接受。所以強姦犯是有自由意志的，他擁有完全的掌控能力。當然有，因此我們才能教育孩子不要成為強姦犯。而那也是一種制約（製造外緣）。

我總結一下今天的內容。

我再三說過了，業是個龐大的課題。但有一點很重要，業不是無關緊要的議題，而是非常切身相關的。如果那些華爾街、烏節路、白宮、克里姆林宮、日本國會的人對業有些許的瞭解，基本上若是他們能夠明白因、緣、果，能理解因、緣、果那虛幻的一面，能明白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將對這個世界產生影響——不僅是現在，甚至會影響到 30、40 年以後——那麼世界將會有所不同。

業不是無關緊要的議題，而是人們應該關注的議題。我甚至不是在談道德層面；我講的是純粹科學的因、緣、果，及其如幻的本質。

謝謝大家。